

商战 职场

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生命与金钱的抗争,尊严与权势的较量,法律与暗箱的对峙,智慧与阴谋的相持。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

杨卓林重新开始和医院联络

王水成为一名医药代表。公司要求严格到苛刻。一言一行,着装礼仪连拜访客户带什么资料如何交谈都要反复演练,还有“客户拜访”跟踪培训。培训王水的是岳兰。岳兰作为资深员工表现突出。瑞辉对优秀员工不惜财力送到美国总部培训。在中国,有近百名优秀员工蒙此殊荣,岳兰是其一。新工作开始了。王水这批新人是瑞辉制药设立驻地办事处以来第一次公开面向社会的招聘。扩大说明市场需要的激增。王水更坚定对前景的乐观态度。

最初受挫在医院分配。作为医药代表,医院规模大小病源多少进院药品品种数量都不容忽视。对医院名额的分配王水较其他新人更上心。新人中江静幸名最多,名下铁路医院和军区医院是三甲。前辈手中至少有四个以上三甲或三乙医院。王水不想当刺头,只有不出声。经理林强说新手独当一面需要假以时日,为保证销量不滑坡尤其大型医院销售不受影响,所以暂分配这些小医院做王水们的实验田。王水听出新手要接前辈手中的大医院得靠实力靠业绩,重又精神抖擞。

药剂科真正掌权的是汪小凤,聂远新两次找林院长,这个药剂科主任她不想干了。林院长总是摆事实讲道理拒绝。她不再去院办。她想就当为那些可怜的病人着想,这个药剂科主任我还得当。倍感欣慰的是,她提供药方制作的中药汤剂患者方面反应良好。聂远新已经将古籍整理出来,有些方剂她很想用于临床试验。她完全为杏林堂秘方折服,她想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杨卓林重新开始和医院联络。周海若病了。最后所有医院都不肯收治,杨卓林把她送来省中医院。做试药人时没有那种绝望的深刻体会,那时候医生哄着你宠着你敬着你,可成为病人明白,病人和医生,无论力量还是地位,对比都太悬殊。海若在停止试药六个月后得病,杨卓林拿着当初签的协议找医学院,人家问你有什么根据说她因为试药患病呢?只要有,我们一定负责到她死。杨卓林跑遍全省医院,没有证据。重病的人视医生为再生父母。可医生对病人,喜欢的是病。海若的病无法确诊。天天抽血,杨卓林问,不能少点吗?医生说,那我们哪知道病的动态变化呢!杨卓林火了,再诊断不出来血就要抽光了!住院两个月,试药攒下的全部积蓄就不剩什么了。诊断始终没有结果。医生找杨卓林说把肚子打开看看,要是突破就做手术,没希望就原样缝上。杨卓林守在手术室外,只记得医生交代,要是一个小时完成手术就说明没治。要是手术时间长还有希望。手术室门开了。那一刻,他知道全完了。医生把海若皮肤划开,像打开一张包袱皮,又照原样重新捆起来。海若生了瘤。

医生对海若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以前她的病是个谜,现在谜底就在那儿。他们说,现在的治疗方针是姑息对症。杨卓林文化再低也知道姑息就是无原则的放纵。在医生眼里,病既没法治人的死活就听之任之吧。海若提前死在医生的眼睛里。每天花费依然千元,杨卓林拿着账单,用的药没有低价的。吴大夫来看给过五万块钱,这是个好人。杨卓林实在无力再支付医药费,医生说,出院吧,这病反正没治,现在病床很紧张……杨卓林带海若来到省中医院。他来找聂远新,死马当作活马医,就算救不了命,至少别这么痛苦。

聂远新每周两次去希家出诊。小女孩儿什么都不说,多苦多难喝的中药,她眉头不皱一下就喝完把碗底亮给你看。聂远新在制剂室远远超过在药剂科的时间,这天汪小凤递给她一张床位号。有人找你。周海若。杨卓林。很陌生呵。汪小凤笑,聂主任,您最近很忙吧?聂远新冷冷地,和无所事事的人比,我太忙了。汪小凤凑近,科里新马泰旅游,您去不了吧?聂远新绽开笑容,你不提醒我都忘记了,她站起来,我这就去办手续。汪小凤气恼地看她出门。

午休时间聂远新去买了一只旅行包,回来时候诊大厅围着一圈人。一个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正在发表演说。“……医生本来是慈悲事业,是救人的积德事,可往不好里说,往实在里讲,医生也是个行当,也得靠这养家糊口挣钱过活,它没什么了不起,和街头修鞋剃头卖茶叶蛋的没多大差别,要说一定找差别,那就是说话应该更和气,笑脸该更多,手艺该更好,谁叫你要人家那么多钱呐。”周围人纷纷应和。



女性情感

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在追忆民国女子的往事中,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思维,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思想性。

梅兰芳的伤情原配

梅兰芳有名了,家境也比以前好很多。每天梅兰芳唱完戏回到家,见妻子贤惠,有儿女绕膝,内心就很感慨,觉得上天对他不薄。

就像小说里的情节,梅兰芳成了大红人,应酬渐渐多起来,每天变得忙碌,这让王明华很操心。她害怕梅兰芳管不住自己,如果去赌去嫖了如何是好,再说人一成名,身边倒追的女人就多,每每这样想时,王明华就有些坐立不安。

王明华渐渐有了心事,这个梅兰芳也看出来,有一次忍不住问她怎么了?王明华说:你现在唱成名角儿了,总怕你照顾不好自己,思来想去,还是想每天陪在你身边。梅兰芳有些为难地说:你一个女人为何陪在我身边。这句话把王明华问住了。是呀,在那样一个年代,女人是不能自由出入戏院的。除非是大户人家娶妻、祝寿,女人才能在戏院里看场戏。

停了一小会儿,王明华眼前突然一亮,她对梅兰芳说:我女扮男装吧,这就能与你混到戏院后台了。梅兰芳想不答应,但拗不过王明华的执著,就答应了。王明华为了能一心一意照顾梅兰芳,去做了绝育手术。梅兰芳劝阻不及,也只好如此。王明华做完绝育手术,心里一下轻松很多,她想这样就可以一直陪在梅兰芳身边了。免得不小心怀孕,女扮男装被人认出来。她的想法很简单,反正孩子有了,且是儿女双全,以后可以不再要孩子,把梅兰芳照顾好。

自此,梅兰芳无论家事还是演出琐事,均不过问,全由王明华替他打理。王明华跟着他,每样事情都打理得极为出色,甚至为他做了唱戏的头套,配戏衣的头花,这给梅兰芳省了不少心。夫妻二人也形影不离,恩爱异常。

如果生活没有后面的变故,也许这种幸福恩爱的生活可以维持很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能预料日后的事情呢?

一场麻疹的突然到来,让梅兰芳与王明华的一对儿女相继离世,这个打击如此意外和剧烈。好些天,他们都回不过神来。梅家上下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梅家仅有的后代全没了。

仿佛老天开的一个玩笑,连个挽回的机会都不再给王明华,她想再为这个家尽力也不可能,可是梅家怎么能没有后代呢?梅家全无欢笑,梅兰芳瞬间老了好几岁,唱戏也没心情,回到家坐在儿女待过的地方,触景生情,眼泪簌簌而落。王明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的娘家人也出面,希望他们收养侄子王少楼做儿子。梅兰芳没有答应领养,他毕竟还是想要自己的亲生孩子,以他不到三十岁的年纪,这个想法应该不过分。王明华自然无法阻拦。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照顾丈夫,希望与他相伴到老的心愿,在这场意外的变故中还是被粉碎。

梅家的后代还是重要的,王明华为了梅家只好让步,同意梅兰芳另娶。梅兰芳迎娶的第二任太太是福芝芳。她是梅兰芳的老师吴菱仙收养的一名女弟子,也在学唱京剧。福芝芳家里人口少,她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她十四五岁跟着吴菱仙学戏,母亲一直陪伴保护着她。

福芝芳聪明伶俐,为母亲宠爱,既懂京戏年龄又小,就连王明华也觉得福芝芳是最合适的人选。她比王明华至少要小13岁,这个年龄过门,对王明华也会尊重的。

下来就是梅家去提亲。起初福芝芳的母亲不大愿意,毕竟是自己娇纵的女儿,怎能嫁个已有妻室的人。但了解到



梅兰芳的妻子已不能生养,便想女儿过去不会受气。不论如何,梅兰芳已是当时的名角儿,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于是福芝芳的母亲提出条件,女儿嫁过去名分要和王明华一样,不能做妾。梅家答应梅兰芳兼挑两房,这个婚事算是定下了。

新婚之夜,梅兰芳怕王明华心里难过,就先去了她的房。他拉着她的手说话,在房内待到很晚。两个人毕竟是有感情的,梅兰芳内心难免觉得对不起她,而她因再不能给他添后,也觉得过意不去。坐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有些难受,倒是王明华催促梅兰芳快些过去,免得福芝芳受到冷落,梅兰芳这才离去。

那个夜晚,王明华彻夜难眠。想到离世的孩子,想到碎裂的家,想到自己亲爱的丈夫在另一个女人的房内,忍不住掉下眼泪。

福芝芳毕竟年龄小,又是后来到这个家,知道梅兰芳与王明华感情十分好,所以对王明华非常尊重。两个人平时相处也还不错。只是,自梅兰芳再娶后,王明华的身体就一日日坏起来。她往日做的照顾梅兰芳的工作全部交给福芝芳打理。福芝芳也不再唱戏,安心照顾梅家上下。

很快,福芝芳就有了孕。孩子产下后,她怕王明华伤感,把孩子给王明华抱过去,让她认养。王明华给孩子织了帽子,还是送回来,只说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希望福芝芳好好照顾梅家的后代。

婚姻家庭

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刚从娘肚里拱出来,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亲密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

全家人一致赞成白芸莺给金叶当家教

在芸莺身边坐着,一直没有插话的李远方,听姑妈无意中提起他大学时的女友金玉琴,心里就像触电般一颤,他下意识地拿眼角余光扫了一眼芸莺,见她神态乖巧,眼如秋水,正深情地望着他,李远方心里有愧,脸上就觉得发烧,为了遮掩这不自在的表情,他忙端起酒杯,向客人敬酒,谢谢,姑妈,我敬您一杯!说罢,李远方一仰脖,把杯中酒一口给喝了。白芸莺是何等聪明的女子,老公这点小把戏早被她明察秋毫了。她暗自嘲弄道,天下的男人,都是这德行,当着老婆的面儿,如果有人一提起他初恋

白芸莺帮忙。

此时,王虹想了想,挺为难地对白芸莺说,小白,我知道,你今年带毕业班,忙得很呀,再说眼下又多了个累手的活,算了吧,就别给你们添乱了。她拿这话一点,白芸莺就心知肚明了,她家有权有势,求咱一个穷老师做啥?还不是想给女儿找个义务家教。王虹的女儿叫金叶,眼下正在鹿州市一中高三年级读书。白芸莺早就听老公说,他姑妈家这小表妹,新潮又任性,在学校里唱歌跳舞,调皮捣蛋样样占先,晚上泡吧,上网交友,早恋一件都不少,就是有劲不往读书上用,眼看就要高考了,老师为她着急上火,嘴上起泡儿,家长好说歹说,屁事不顶,她是该干啥还干啥,一点不拿高考当回事儿。白芸莺心里也鬼着呢,她知道,如今,想给市长拍马屁的人,车载船拉多着呢。给市长的女儿当家教,这可是求之不得的美差,抓住它,也许就是命运的转折点,将来说不定也能出人头地哩……想到这里,白芸莺立马一脸真诚地说,姑妈,你说的事再小,对晚辈也是大事,有事尽管说。李铁牛看她想让白芸莺给点活儿,又面露难色,也就随声附和说,妹子,跟自家人客气啥?带孩子,用不着他们,我与你嫂子全包了,孩子们能替你干点啥事,是他们的福气。王虹心想,也是这个理儿,她平时,净帮表哥家的忙,远的不说,这几年,从侄子的工作安排,提升重用和结婚成家,以及领养儿子,都是她帮着张罗。人常说,亲不帮亲,谁挂心,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儿。王虹对芸莺说,唉,说起来也不是啥大事,眼下,金叶的外语差点儿,想让你给她补补,这不说话就要高考了。白芸莺爽快地说,行,这事交给我,保准让您满意。

白芸莺给金叶当家教的事儿,得到全家人一致赞成。此时,王虹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她主动端起酒杯,真心实意回敬了众人一杯。王虹眉眼和喜地说,哥,今天你有了孙子当了爷,别光顾着高兴,也得给娃儿起个名呀。你和嫂子不是盼星星盼月亮,想盼个孙子来接续李家的香火,承续大业吗?这回都随了心,就叫盼根儿吧,这名字不仅通俗易懂,又象征着老李家有了根儿。王虹嫁给市长,当上了贵夫人,在哥嫂面前,自然说话份量重,应该说,在这个家庭里,她的话比红头文件还管用。从此,这条路不明的黑婴儿才有了正经的姓名。

李远方当上秀水镇主管计划生育的副镇长还没有多长时间,如今他心里愁的是养子李盼根的户口,没法去派出所登记,黑孩子一个,往后的事咋办?因为他手里不仅没有合法的领养手续,也没有市计生委发的准生证,违反基本国策,这对于当事人的公职与前程,可是一票否决。如果弄不合适,引火烧身,头顶上的乌纱帽说丢就丢了,这该如何是好?咱得寻个万全之策才是。

这会儿,李远方的心情就像老鼠掉进米缸里,半边欢喜半边愁。王虹是何等人物,跟市长睡一张床,啥事没经过呢。事前,她早就替李远方把对策给思谋妥了。此时,李远方夫妻不开口求她,王虹就假装没事,等他们求上门来,再点破那层窗纸,还能落个顺水人情哩。

论说,王虹让白芸莺给女儿做家教,这本是件亲朋之间不足挂齿的鸡毛小事。这会儿,你就是神仙也预料不到,由此会引发出一场轰动城乡、席卷三个骨肉情深家庭的婚变风暴。



吕继果 著